

# 一九四一級機械系同學雜記之一

許逸之

我機械系一九四一級畢業同學共四十四位，大部份留居國內，不知消息，在臺灣有二、三人，亦久無聯絡。在紐約有七人，經常晤見，談起我等畢業已二十八年，每次會面喜談中華學藝社舊事，但日久漸形模糊，應就各人記憶所及，作文登載友聲，以留紀念，亦可備忘，因請留英之許逸之兄領導開篇。許兄爲我級才子，幽默大師，算命專家，並且喜弄筆墨，出手成章。希望其他各級友陸續寫作，加以補充。因命題爲「雜記之一」，以後應有「：之二」「：之三」發表，是爲記。

楊天一

我母校學業高深名冠國內，同學勤謹，校外人士不知者以爲我同學大都書獃子，實則不然也，曾有宿儒評曰「國立大學之優秀足當舉人而已，唯交大畢業生爲文武全才也」，誠然母校球隊，每冠省市。甚至有計開中誇揚貴職者錄曰「長男××任職南京外交部次長，匍匐奔喪，次男××肄業交通大學二年級，籃球校隊後補；」校隊之優榮可知，據老同學云，我同學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，唯一美中不足者，不擅跳舞也，下場腰僵足鈍，因此情場初陣每多失利；二程系素缺女同學，民卅年級唯借讀一員，孤不孤孤哉孤哉

，領土野心，除非向外發展，科學院女同學優則優矣，秀則吾不知也，唯管理院才貌雙全，妍秀比比，惜粥少僧多，該院同學擅長管理，交際門徑管理得鐵桶也似，無足可入，同學繆某爲求女友，商之於學友王君曰：「君已成婚，有女友亦無用，與我無爭，可爲介紹一二女友否」，王曰「無女友可以介紹，所有唯家姊耳，惜已婚」繆隨口曰「有甥女否，有甥女否」，其情不容緩也如此，雖然，母校名氣浩大，四年級宋竟，多有被邀赴私家舞會者，民廿九級將畢業時即如是。

## 欲屬交通部 先參鐵甲軍

，據當日傳聞，舞會相沿成習，頁當路一帶週末車馬絡繹，惜因我同學舞蹈之術，當時時髦無尖女鞋，拇指畢露，對陣傷亡甚高，一時舞會之風因此以減，然未幾復熾，蓋當時有女子綴鞋者，爲保持鞋端形式，以鐵片爲模，上覆綢緞，着之與交大學生跳舞，任之蹂躪，漠然不關痛癢，時某女校中有諺曰「欲屬交通部，先參鐵甲軍」，鐵甲軍者即着綴鞋之謂也，無幾，舞風復衰，詢其原因，方知鐵甲軍足尖感覺不敏，我同學舞步不能相接時，屢爲舞伴踢中踝骨，痛不可言，是時也，我卅年級將畢業，級友陳國樸設計以靴代鞋，厚墊棉花於兩旁以自護，準備以棉靴隊對鐵甲軍，嗚呼，至我級畢業時鐵甲軍已杳無踪跡矣，不得伸展我文武之全才，交女友唯賴遊擊戰術，當時流行打油詩中有四行曰「高歌未過幾迴腸，妙舞一通燈罩飛……餐廳客飯加三成，那裡有錢買大衣」即吟無女友苦悶，在宿舍中歌舞發洩也，蓋西裝不挺，唯女友親屬見之，尙無大害，大衣陳舊，欲女友同外出則難矣，該詩口傳於學藝社中數月，時有增減，最長時較長恨歌只少五聯，惜當時上海爲「孤島」，爲避政治干係，校中無學生刊物，該詩因而失傳。

## 蕭何月下追韓信 韓信交大投三多

學藝社宿舍一房四人，電燈可以自接至二三盞不等，燈罩多以圖畫紙自製，冬季無暖氣，有同學擅長發明者，天寒入眠，將電燈泡更大，擁入被窩中，以充熱水袋，可以恆煖不冷，翌晨發現上下被單各燒一大孔，方罷，宿舍雖房小床多藝術活動不因之稍減，若戴振聲之鬚生表演，實有千載一時之妙，振聲兄多「自拉」自唱，以口腔代二胡過板口「啞啞啞……」精神煥然，唯唱做兼備之時，須他人擊節，若有人口腔代鑼鼓，加上「嗒嗒」嗒嗒「嗒嗒嗒」則精神百倍，一時之盛無不足盡興者也，一日，上午除最後一小時外無課，非寄宿之同學早來，偶聚戴兄房中，一時動興大家又唱起戲來，「鑼鼓」「大小鈸」俱全，振聲兄唱拿手追韓信之蕭何，衆推某君唱韓信，某君嫌韓信爲副角，初不肯唱，衆曰「掃人之興，吝莫大焉」某君只得伴唱，唱之數腔，「嗒嗒」一組與「啞啞啞」一組板眼不符，經振聲兄指點後，更正已妥，繼續努力，以求貫徹，愈唱愈妙愈演愈樂，唱到「山高水深，水又深，山高水深，路途遙遠」之時，情緒趨入高潮，韓信當接唱，回首一看，不見「韓信」，無法進行，只得停鑼過鼓，座中無不罵「假韓信比真韓信架子還大，追之不及」，怨恨紛紛，一時衆

怒未消，不料「韓信」忽然自門外翻翻而來，眾人等相指罵曰「唱戲竟不知出場入場之重要耶」，「韓信」曰「且慢，諸君胡說何出場入場，弟赴教室上課耳，頃聞課方畢」，眾方如夢初醒，原來唱得高興，竟誤沈三多老師機械設計一課，此事傳遍同級，有詩曰：「學藝社內票房中，「蕭何」「韓信」藝爭紅，「韓信」不知何處去，「蕭何」依舊勤追踪」有識戲迷者曰：「我知蕭何月下追韓信矣，不知韓信交大投三多」。

### 學貫諸子百家 術全三教九流

戴君自謂腔圓字正，愈練愈精，至三年級時唱功已無可增進，故專練做功，演到蕭何追及韓信時曰「大丈夫三思而後行」一句，雙臂高舉，兩手對圓，頭微搖，以形「大丈夫」，右手伸三指於前，微點首，以形「三思」，扭轉屁股，以背向眾，掉一掉袖，踏兩步以形「而後行」，當時洗臉自理，每人有一洗臉盆，內放牙罐牙刷，不用時藏於床下，蔡乘久臉盆未放整齊，盆沿露於床沿之外，戴君近視未見，唱演到「而後行」之時，腳踏盆沿，啣嚙一聲，戴君正疑有真鑼鼓伴奏，舉座已笑得前仰後倒，乘久兄曰「何用三思而後行，一睜眼斯可矣」，本來同學欲看戴君表演者，只須談戲經，談到入港略提一句即得，自「臉盆之禍」後，公演之要求驟增，然戴君練做功必待同學不在房中，不易窺見高藝，未見者失望痛切，有詩

曰「千呼萬喚不出來，絕技煙沒無人管」，欲知犬略，唯賴乘久兄之描寫，據乘久兄云，「其形「大丈夫」也，兩臂對圓，若打太極拳，其形「三思」也，若酒鬼猜拳，其形「而後行」也，如瞎子避狗，欲行不敢行」。論者以乘久冤枉業餘藝術家，蓋非不敢行也，宿舍中行三步不碰桌則須上床矣。

中華學藝社中業餘活動不限於藝術，民卅年級電機系有張君善卜易，機械系有許君能批八字，同學中有臨時疑難事者必商之於張君，綽號「張半仙」，有終身大事如合婚定時等者必諮問於許君，綽號「許鐵口」，張半仙學據周易神算，旁參卜易大全，許鐵口術宗淵海子平，並考三命通會，或曰交通大學學貫諸子百家，術全三教九流，張半仙與許鐵口即「術數家」之流也，此半仙與鐵口非等閒方士可比，半仙占課用銅板三枚，後銅板絕跡，改用銀幣，置於五十支裝香烟鐵罐中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兩手抱住香烟罐排五七擇，然後開蓋將銅板向桌上一倒，再將交象記在練習簿後面，同學中有欲窺其奧者，自讀周易神算，未盡數頁，駭半仙曰「據卜易之書，錢須圓圈方孔，置龜殼中，老兄之銅板不但無孔，且陰陽由兄自定，

又無龜殼，置於鐵罐之中，不恐不靈驗乎」，半仙對曰，「卜易之術傳始於周公，周代雖有銅錢，然非圓形方孔，今坊間卜者所用銅錢，不外明清，去周公之時，較之銅板，何啻百步五十步之讓，且龜甲之下，乃用龜腹，以針爻之，商代之術也，今傳有甲骨文殘片為證，以錢定六爻，其術與卜龜殊別，與龜何干，世之俗子，謂曰靈龜，夫烏龜天下最不靈之物也，君不聞紅樓夢中薛蟠云「女兒悲，嫁個丈夫是烏龜乎」，今用香烟罐不亦宜乎」難之者竟不能答。

鐵口八字之靈，傳說更多，民廿八年，鐵口自算行「傷官見官」之運，書曰「傷官見官，禍患百端」，果然大病一場，入院一月餘，依鐵口言，同級中最貴者陳君榮元，命亦「傷官格」，但不見官，主富貴，後果驗，電機系同級許錫祥君，託鐵口批八字，欲專看「桃花運」，夫行「桃花運」者，主情場得意，為諸多美女所慕，過一月，鐵口未批就，錫祥君怨曰「只看桃花運，何須一月」，鐵口卒為之細批，大風景矣，鐵口每語人曰，「批命非若微積分習題，一算即得，須待靈感，諸君以八字交我，三兩日即「要命」，不知靈感不至，強批亦不靈」，眾聞之皆以為法忘託辭，有民廿九級王君者，文質彬彬，政客風習

，其妹亦在母校肄業，王君與鐵口同任學生會職事，故相識，一日，王自將八字託鐵口批算，歷二週，批未就，復將一女命託鐵口，鐵口曰，「非不遵命，女命最難批」，問何故，曰「君不聞女同學託批八字三關乎，設自言十七歲，即知不可批，問實十七歲乎，詢之再三，曰實十九歲也，此第一關也，隔數日，命主催批，日因忙未辦，批八字不敢忽草，誤批所關非十九歲為也，實廿一歲，不可告他人，此第二關也，論時，命主又催批，日會略算，八字似有不合之處，時辰或有傳誤乎，乃漸然曰，時辰實無誤，君依廿四歲試批之當合適焉，此第三關也，過此三關方可批之」王君笑曰「君可釋懷，此坤命生辰弟能保證絕對是實」鐵口曰，「君之眷屬乎」，王君低聲曰，「女友人素不痛快，即有女友，從不告人，且合婚大事，必先明言，不待三詢，其中必有詐矣，思之片刻，靈感一動，心血來潮，執筆批曰，「觀此兩造，雖均享富，萬不可合，即咫尺相親亦無紅線之緣」，蓋鐵口知王君以其妹之八字試之也，他日王君見批強曰「我與女友八字不合，可惜可惜」，同學陳君知其事，在旁插口曰「鐵口云查所批同學之八字中，唯四年級某君與此女命最相配」，王君聞之汗顏而退。